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七十三回 紅雯示夢托孤兒 洛珠婉言求幼女

卻說紅雯二次又昏暈過去，慌得小儒與方夫人等，皆圍在牀前低聲叫喚，有半個時辰，方緩緩醒轉。六兒早取了一碗開水過來，小儒親手捧到紅雯口邊，紅雯搖頭不飲。此番雖然醒轉，人問他的話，只有點頭，不能言語。可憐小儒捧著一碗水，撲簌簌的淚下不止。方夫人忙將小儒扯過一旁道：「我看他今晚總難得過去。你別要盡管傷心，快去叫人端整他的後事要緊，不要臨時慌手慌腳的。」小儒點頭，隨即放下水碗，轉身向外叫過幾名家丁，分頭辦理，又重托五官，照料一切。少停，眾家丁陸續回來，各事辦得齊全。

此時，內外早點了燈火，小儒又趕忙進來。將走到紅雯房前，只聽得內裡一片哭聲，小儒早嚇得魂飛天外，匆匆走入，見方夫人、蘭姑皆在那裡掩面哭泣。地下眾丫頭僕婦俱靜悄悄的站滿一房。小儒分開人眾，到了牀前，見紅雯早已穿齊衣服，直挺挺的睡在牀上，口中只有一息呼吸而已。小儒一見，如萬箭攢心，抱住紅雯放聲大哭。紅雯忽然睜開二目，望了小儒一眼，雙睛一翻，頓時氣絕。把個小儒直哭得氣咽喉乾，捶胸跺足。

方夫人等亦啼哭不已，又恐小儒過於悲傷，反止住淚痕，和蘭姑一齊上來解勸。外面房內，靜儀等人得了信，莫不慘傷紅雯小小年紀，短壽而死。方夫人又叫奶娘抱著哥兒跪在地下，送他生母歸西。說也奇怪，哥兒才喂過乳的，亦哇哇的哭個不止，又將滿房的人，引的傷起心來。

洛珠因鬧了一天，身子有些困倦，即回到自己房內歇息。正欲朦朧睡著，見紅雯衣服齊楚的走進房來，對著洛珠福了一福道：「早間拜託之事，千萬不要忘卻。我與你從今好別過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即走。洛珠忙起身前來拉他，不意腳下一絆，猛然驚醒，卻是一夢。一翻身怔怔的坐了起來，只見玉鸞忙忙的進來道：「陳府裡紅姨奶奶將才歿了。太太早經到了那邊，奶奶也好過去了。」

洛珠聽說，紅雯已歿，不禁一陣酸心淚下。趕緊來到紅雯房中，恰好小儒已被王蘭等人勸了出去。洛珠走近牀前，不免一場痛哭，又暗暗的說道：「你適才陰靈到我房中作別，無非不放心哥兒。況且你家太太奶奶亦不是無情的人，又有我一力承當，包管用心撫養你哥兒成人，長大替你掙氣，你放心去罷。」早有蘭姑上來，勸住洛珠。

今夜府中人眾，是不能睡了。擇定次早入殮，所有一切喪中儀制，均按照五品宜人資格。早將紅雯對過下房，打通開來，停放棺柩。殮後，小儒又不免撫棺一番慟苦，幸有王蘭、梅仙、五官三個人輪流的百般勸慰，又催著他通知寶徵兄弟。起先紅雯生了寶書，小儒即發了信去。此時將紅雯已故的話，亦寫下兩封書函，專人送往上海、安徽兩處。現今寶煜已升署鳳陽知府。

單說洛珠回到自己臥房，癡癡的坐著，思想紅雯如此年輕，竟成短命。雖然生下個兒子，亦是空歡喜一場。他將哥兒不托自家的人，反交代與我，亦因我平素待他好，又知道我生性爽直，倒也虧他有此眼力。但是陳家的兒子，又有嫡母在堂，我怎好夾在裡面去照應，不是多事麼！若說不問，又負了紅雯一番囑託，思前想後不禁焦躁起來。

忽見靜儀攙了蕙貞進來，洛珠忙起身讓坐，又抱了蕙貞坐在膝上，玩笑了半會。見政清同著奶娘走進房來，猛然得計，即叫奶娘帶著姐兒和哥兒好好的去玩耍，我同太太說話呢！遂將座頭挪近了一步，笑向靜儀道：「我有件事要與太太相商，太太卻不要惱我。紅雯將他的哥兒重托與我，太太也在那裡聽見的。彼時我怎麼好不應許他，此刻細想，諸多不便。既有陳太太是個嫡母，又有沈姨奶奶。我這外姓人，夾七夾八的在內裡領帶他家哥兒，可不是笑話麼？縱然陳太太們不怪我，也不像句說話。若置之不問，俗說只可允人，不可允神。神與鬼總是一般，既允許了他，怎麼好後悔呢？」又將紅雯臨死的時候，陰靈前來作辭的話，細說一遍道：「我卻想了個盡善盡美的情節在此，要太太允許了，我方才可行。」

靜儀笑道：「你應許了死鬼，不得過身，又想推到我身上來，難不成叫我領他那血泡孩子去麼？可知你不能，我也不能，我和你總是外姓人呢！而且蕙貞有奶娘帶著，間或鬧了起來，我尚沒法，領孩子的本事我真正沒有。除了這句話，我都可應許你。」

洛珠亦笑道：「太太說的什麼話，與其請太太領他，倒不如我領帶了。太太既說過應許了我，卻不能改口。我想蕙貞今年三歲，長他家寶書不過兩年，不如將蕙貞許配寶書。況且老爺與陳大人是極相契的，再結了兒女姻親，更外合宜。我想老爺是沒有不應承的，只要太太作主。從此寶書做了我家女婿，我們因他無娘，前去領帶即是正理。還有一說，太太只當政清是自己生的，將蕙貞給了我罷。此事總要太太成全，想紅雯在暗中亦感激不盡。」又起身對著靜儀福了兩福道：「太太若不應許，我惟有跪求了。」說著，即欲下拜。

靜儀忙一把扯住道：「快別要如此，總可商量。」心內卻甚不願意，因寶書既是庶出，又是個才滿月的孩子，尚未卜如何？若論陳王兩姓聯姻，門楣正合，陳太太為人又寬厚和平，蕙貞做了他家媳婦。倒沒有苦吃。洛珠見靜儀沉吟不語，臉上有不悅之色；便又道：「太太的心事，我亦可猜著一二。想因寶書甫經彌月，又沒了生母，不知將來可能成人。我看紅雯為人，亦無甚大過，在生不過口角鋒利，好占人先，他已將自家壽數折盡，成了天亡。他生的這孩子，卻是陳人人的骨血，現在徵少爺，焜少爺總發了科甲，森哥兒又極聰敏，不能寶書偏偏不中用麼！況蕙貞自幼品貌安舒，不是個沒福的孩子，只要他福分深厚，寶書將來自會成人。勝似父兄，亦未可定。再則蕙貞雖然是太太生的，總是自家人，我也不肯將他終身人事當作兒戲。太太只管放心，不須疑慮。」

靜儀聽洛珠一番話，倒也近理，又轉念一想道：「我既有心成全他家孩子，天總要保佑他易長易大。何況女兒家雪花般命，隨夫貴賤，只要門戶相當，其餘亦可不必深謀遠慮。」遂改了笑容道：「好在你說過將政清同我換了蕙貞。他既是你的女兒，隨你怎麼去做。須要你先去知照沈姨奶奶一聲，必得他家前來求親才是。」洛珠見靜儀已允，好生歡喜，忙道：「自然要他家先來求親，難不成我家女兒與他家麼？」說著，只見政清和蕙貞手挽手兒進來，洛珠便一把抱過蕙貞道：「太太說把你給我養了，從此你就在我這邊罷，我也不疼你兄弟。」

政清本來生得乖巧，見洛珠抱了蕙貞，他即笑嘻嘻的一頭滾入靜儀懷內道：「娘既說不疼我，又有了姐姐。我有太太疼呢，我今兒就跟了太太回去。」把個靜儀喜的眉開眼笑，摟住政清道：「好乖兒子，你娘本說同我換的。我明兒把姐姐穿的吃的，總給了你罷。」兩人同一雙兒女，玩笑了半會。時已二鼓，靜儀即叫奶娘各帶了姐兒哥兒去睡，自己亦起身回房。

次早，洛珠梳洗已畢，便來尋蘭姑細說此事。蘭姑聞知，亦甚欣然道：「你既如此存心看顧他的哥兒，想紅雯妹妹在陰司裡，亦可放心。若兩府聯姻，我可保一說必行。王太太既肯將蕙貞許給寶書，難不成我們的太太倒不願意麼？少停我去回明太太，再來覆命。」洛珠先行回去。蘭姑隨即到方夫人房中。將洛珠的話回了一遍。方夫人聽說；亦歡喜非常道：「承王太太與轟姨奶奶一番好意，真正難得。」遂叫請了巴氏過來，托他為媒。巴氏到了靜儀這邊，一說便允。晚間，小儒、王蘭回房，得知此事，更沒有話說。兩家擇定，三日後先行下聘。洛珠即於次日過來，與方夫人說明，將寶書連奶娘一並搬到他套房裡去，以便早晚照應。又親自帶了蕙貞，到紅雯靈前，拜禱道：「我已將蕙貞許配你的兒子，你想該早經知道。從此寶書即是我家女婿，我理當撫養。所幸未曾負你之托，你可安心在泉下罷。」晚來方夫人與蘭姑親送寶書到洛珠房內，又請了靜儀過來，當面拜託一番。蘭姑笑著，拍了洛珠二下道：「前日說我有心咒你，倘有參差，我就沒想活著。可知我最膽小的，由那一天即愁到今兒了。如今我和太太將寶書交給與你，雖說是你家女婿，亦是我家的兒子，你須格外用心撫養。若哥兒每日多哭這麼一聲，我可是也不依的呢。」洛珠亦笑著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別害臊罷，你有森哥兒呢，這句話可知你說不起。我前日倒饒了你過去，今兒還來編派我。好歹總由你口裡說，待我擰破了你的嘴皮，才沒有事。」便起身來擰蘭姑的嘴，蘭姑抱著頭。一溜煙笑著去了。方夫人亦笑了笑，起身作辭回房。

自此洛珠逐日關心貼己的撫養寶書，以重紅雯之托。又派了一名年老誠實的僕婦，幫同奶娘領帶。蘭姑早將哥兒的月費及奶娘等人一切用度，按月支送過來。起先靜儀原不肯收，反是洛珠止住道：「太太若不收他家的，倒覺生疏了，沒要陳太太疑心我們後

悔起來。」靜儀見洛珠執意要收，也只得罷了。

單說小儒自紅雯死後，日間雖有王蘭等人陪著他說笑，晚間回後，燈前月下不免觸景傷情。又想起去歲紅雯那番光景，雖然是他白家不好，究竟他也沒有做出什麼不尷不尬的事來，我人不該和他冷落。他的病根即由此起，想到此間，分外對他不過。只有遍請僧道設醮諷經，多方超度江素馨得了信，亦親自前來祭奠。到了百日以後，即在慧珠墳畔買了一塊地，暫行厝放。待日後回裡，再議盤歸祖塋安葬。

這日，正坐在那裡出神，見家丁取了兩封書函進來。小儒接過，見是伯青、二郎從浙江寄來的。忙拆開伯青的書函來看，無非敘說別後多日及考試，浙省一切風俗情形。外有單致五官一函，重重封固。又看到二郎書中，說到鳳鳴兄弟一節，小儒笑道：「楚卿還要我見他一分人情，風岐的功名，卻也虧他成全。倒是嚴華榮這畜生，無端的撞入網羅，天假楚卿代劉蘊報仇。可見天理循環，並無漏網。」內有小黛的一函，是致方夫人的。外有土宜各物，小儒叫家丁照數查收，好生款待來人。即袖了小黛與五官的兩函，先行回後。

見方夫人正同蘭姑閒話，小儒將小黛來函交與方夫人，蘭姑也走過來觀看。方夫人見馮太太添了公子，卻也歡喜，又見送了許多物件，笑道：「承他美意，還記掛著我們。」回頭向蘭姑道：「你明兒亦要配幾件禮物，回送他家哥兒。」小儒道：「等你們想定送什麼物件，我再寫回書。」便轉身向園內，來尋五官。

剛走到紅香院前，貝，滿院芙蓉開得十分姣豔。不由的感動前情，即信口念道：「芙蓉如而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？」念完一陣心酸，淒然欲淚，便呆瞪瞪的立在芙蓉花前，不住長吁短歎。見王蘭從花外一步步走來道：「小儒清早既在這裡賞玩帶露芙蓉，倒也雅致。你手內是什麼書函，那裡寄來的？」小儒道：「是楚卿、伯青由浙江寄來，書中尚有附致你的一函，不過些通套話兒，少頃取米你看。這是寄與五官的，你看層層封裹，不知其中有些什麼要緊的話，是怕我們偷看。所以我親自送與五官，偏要看看說的什麼？」王蘭道：「我也隨你去。」兩人便一齊到了叢桂山莊。

跨進院門，但見五官撩衣揜袖，一手持著個金絲罩兒，在院落內和跟他的兩個小童，在滿草內掏蟋蟀。王蘭笑著蹀足道：「這麼大的孩子，尚要淘氣。不用忙蟋蟀了，伯青有信來了，快來看罷。」五官抬頭見是小儒，王蘭兩人，笑著將罩兒交與小童，放下衣袖，邀他兩人入內。見小儒手中有封書函，果是伯青寄與他的，即拆開從頭細看。小儒道：「書中有什麼事故，可說給我與者香聽著。」五官看過，摺在桌上道：「什麼事故呢，也值得如此千包萬裹的。你們要看，自家看去，我也懶得說。」

王蘭仕取過與小儒同看，上面寫著他在浙江情形，又叫五官各事總要保重，身體不可大意。說了又說，諄諄囑咐。王蘭笑道：「伯青向來即有些鬼婆子氣，難道五官是個十歲八歲的孩子，不知顛倒麼？我們日日相見，倒不會照應他，偏要他在千里以外，巴巴的寄這封書來。」小儒道：「你倒不要埋沒了伯青好意，遙想他的府報內，尚沒有這般寫的細緻。你別要只顧數說伯青，也不怕五官多心麼？」五官臉一紅，笑道：「你們數說他，與我什麼干涉？小儒而今亦學著會刻薄人。」

王蘭又起身走近桌前，觀看五官近日所畫的物件，又見窗畔一順兒擺了無數的蟋蟀盆子，王蘭意在用手揭起一盆來觀看，五官忙走過來，雙手按住道：「你別要亂動。昨日才捉了一個大頭蟹青，十分鋒利，將來好同人去鬥彩呢！你把他驚走了，我可不依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五官真有些孩子氣，一個蟋蟀兒也值得如此鄭重。」人眾正在說笑，忽見有人上來回道：「外面來了個姓竇的，叫做竇琴官，一個叫徐齡官，還同了什麼蘭官、春官，鬆兒、玉兒一千人，說由京中到此，特地來尋五爺的。」五官聞說，忙請他們進來。

原來這竇琴官等六人，均是當日在福慶班與五官同伙的人。自從傅阿三回家之後，即將他們過於別家班內，又唱了兩年戲。他們都長成了，在京中頗有聲名，手內亦積聚了若干。因受不慣人家的約束，便各出少許資財合伙領班，取名六豔堂，因他們是六個人為首。近日傅阿三打聽得魯道同父子業已罷黜回家，京中沒了對頭，又領了一班人復至京都開設戲館，取名小慶福。內中有個唱小生的，名喚桂仙，是梅仙同時的人，卻比梅仙少了幾歲。當梅仙出京的時候，隔了一年桂仙亦被個京中官兒，贖了身去。後來這個主兒死了，桂仙復又出來唱戲。卻值傅阿三進京，即邀了他去；大凡是喜新鮮的居多，覺得桂仙的色技，竟駕於六人之上。他們遂別了一口氣出京，想起五官現在南京，不如投奔他，覓個安身之所。

此時，小儒、王蘭俱問明五官情由，亦久聞他六人的聲名。早見有人領了他們進來，果然一個個如花似玉，總在五官肩隨上下的人品。五官見他們已到，迎下階來，彼此執手問好。五官又說知小儒、王蘭在內，琴官領頭一齊上前請安。小儒笑吟吟的，欠身道：「你們沿途辛苦了，坐下來好說話。」王蘭亦道：「我們這裡，可別要拘形跡，你們不見五官麼，還有一個你們前輩，金小雁也在這裡。我們總是彼此以字相稱，毫無拘束。今兒卻不在園內，往祝府去了。」琴官等人見小儒、王蘭語言和藹，可見金柳兩人依棲得所，也不枉我們今番到此一場，逐一齊告坐。小童早送上茶來，小儒、王蘭復細看人眾，果然名不虛稱。未知琴官等六人前來，作何安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